

民间奇案选



张呈富编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民间奇案选



张呈富 编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民间奇案选

张呈富 编

责任编辑：汤延清

•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•

198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226,000 印张：12.5 印数：1—53,500

书号：10456·148 定价：2.05元

新书目：86—12、13

D=10/12

目 录

巧断秋英案	刘清廉 赵同心(1)
包龙图借尸平奇冤	启 曙(22)
洗冤录	周 山(60)
巡按史仗义作冰人	陈维麟(91)
新婚疑案	方 军(121)
金蛤蟆	常志军(152)
朱察院明断金铃案	张实之(183)
巧破案中案	陈 张(217)
漏夜纠错	哲 逊(235)
九命奇案	柯 云(260)
假县官巧断奇案	许成章(297)
赵申乔巧断偷尸案	李 扬(342)
顺治神牌被盗之谜	徐步霄 焦炳琨(362)

巧断秋英案

刘清廉 赵同心

杭州城外，西湖岸边，有一张家庄，庄上有一富户名叫张尚，娶妻秦氏。秦氏四十生下一子，取名俊秀。俊秀四岁之时，张尚一场大病，卧床不起，百药无效，奄奄一息。他强打精神，眼含热泪拉住俊秀的小手向秦氏说道：“我眼看不久于人世，只挂念你们孤儿寡母难以守住这份家业。唉！你一定要把俊秀扶养成人，继承张氏香烟哪……”张尚越说声越低，越说气越短，话刚说完绝气而亡。母子二人抱住张尚，千呼万唤，不见应声。四行热泪，如珍珠断线滚将下来，这真是：

嗓子哭哑泪流干，孤儿寡母有谁怜。

就在这时门外走进一人，年方三十左右，白净面皮，鼻直口方，五官端正，儒巾蓝衫，腰束丝绦，文质斌斌，慢声细语说道：“婶母，别哭啦！料理叔父的后事要紧。”秦氏抬头一看，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她的远房堂侄张俊生，此人因连科不取，弃文学医。开方治病，方圆数里，有些名望。秦氏正在六神无主，一看俊生到来，真是求之不得，

连忙说道：“侄儿，我现在方寸已乱，无有主意。”俊生说道：“婶母，你要想开点，事已至此，哭也无用，保重身体要紧，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四岁的弟弟何人照管哪。”“是呀，是呀！”秦氏连忙点头称是，认为侄儿说的在理。张俊生接着说道：“婶母，一定要守住家业，照料好弟弟。办理丧事有侄儿帮你操劳。”秦氏点头致谢：“好好，太辛劳你啦！”

张俊生办完丧事，出入帐目分毫不差，秦氏对他千恩万谢。

从此以后，秦氏终日操劳家务，俊生常来探望，两家来往甚密。俊秀七岁读书，十五岁得中童生，二十岁娶下妻室，名叫李秋英。秋英出身书香门第，知书达礼，又生得天姿淑美、温柔秀雅；孝敬婆母，尊敬丈夫，婆媳二人言通语顺；夫妻之间，十分恩爱。一家三口过得和和睦睦，亲亲热热。真是：母慈子孝妻又贤，家道殷富有吃穿。

这日俊秀在家读书心中闷倦，禀明母亲，告别爱妻，到西湖游玩散心。阳春三月，桃红柳绿，景色如画。真是：春风燕飞舞，鸟语花放香，碧水鱼游跃，行人步履忙。

张俊秀在西湖观赏景物，喜得他心花怒放，乐而忘返。抬头一看，日近中午；“哎呀！我该回去了。”想到这里，连忙按原路转回。刚到村口，只见他的堂兄张俊生挎着竹篮笑嘻嘻地走来：“兄弟，到哪去了？”“吆，是俊生兄长。”俊秀说着连忙施礼：“自己兄弟，不必客套。”“我在家坐的闷倦，到湖边散步而回。”俊生笑着说道：“兄弟，今日是你伯

母的生日，我特把婶母接去陪母亲说话，兄弟也到我家，咱哥俩饮上几杯，叙谈叙谈。”俊秀忙摆手说道：“兄长有所不知。我若中午不归，你弟妹又要挂念。我改日再登门讨扰吧。”“兄弟既然不去，我也不必勉强。”俊生说着举起竹篮：“兄弟你看，我刚买回两条黄鳝，又肥又大，这是你伯母爱吃之物。兄弟拿回一条，烧个菜下酒。”说着用稻草拴住黄鳝颈子，递了过来。

南方人最爱吃黄鳝，鱼市上摆得成缸成盆出售，烧出菜来鲜嫩可口。据说能清凉去火、解热消毒、滋阴益阳、延年益寿。俊秀连忙拦住说道：“这是伯母爱吃之物，又是专门为她老人家生日买的，我焉能要呢。”俊生说：“一条就够她老人家吃的了。这一条是咱弟兄两个吃的，你既然不愿到我家去，为兄这一份就让给你和弟妹同吃了罢。”俊生说着把黄鳝硬递到俊秀手中，俊秀本来就爱吃黄鳝，也就接了过来。

俊秀走进家门，向秋英说明黄鳝的来历，秋英告他说母亲到俊生家去了。俊秀笑着向秋英说：“你把黄鳝烧烧，咱俩同饮几杯。”秋英答应着走进厨房。烧了黄鳝，倒壶酒，放在俊秀面前。俊秀用筷子夹了块放到嘴里，鲜嫩可口。忙向秋英道：“你快来尝尝，喝上几杯。”秋英红着脸说：“我这几天浑身酸懒，不想吃饭，光想呕吐。”俊秀一听喜出望外：“你怕是有喜了吧？可曾向母亲说知？”“还未曾说。”“听人说妇女怀孕都是这样，吃点菜压压。”“我实在不想吃，你

自己吃吧。我做饭去。”秋英说着进厨房做饭去了。

俊秀听说秋英怀孕，心中高兴，黄鳝又是自己爱吃之物，就开怀畅饮，将黄鳝吃的剩不了几块。不一会，腹内疼痛起来，他认为酒喝的太猛所致，按摩一下会好的。就把手放在腹部按摩起来，哪知越来越疼，竟然疼的紧咬牙关，唉声不止，汗如雨注，“扑通”一声倒在地上。秋英端饭走进房来，一看俊秀倒在地上，四肢缩在一起，护住腹部，身体颤抖。连忙丢掉饭碗，扑在地上，把俊秀抱在怀中，高声呼唤。俊秀睁开二目一看，自己躺在秋英怀中，忍住疼痛说道：“我如今腹疼难忍，命在旦夕。我死之后你要照顾好遗腹之子，咱那母亲中年丧夫，老来丧子，你要替我多尽孝道，若有一线指望，察明死因为我申冤报仇，也不枉你我夫妻一场……”俊秀说到这里，高叫一声：“哎哟！”只见他七窍流血，气绝身亡。秋英抱住丈夫千呼万唤，恰在这时张俊生搀着俊秀的母亲走进屋来。一看此情，怔了一下，又镇静了下来。秦氏顿时惊得目瞪口呆：“这……这是怎么了！”秋英看婆母走进家来，有千言万语一时难以诉出，“哇”地一声哭将起来，俊生连忙扶秦氏坐下。一看壶中有余酒，碗中有剩菜，把酒菜端在秦氏面前说道：“婶母，看来我兄弟是中毒而死，这毒药不在酒内，就在菜中！让我试试看”。说着把一只正在地上叨饭粒的母鸡捉住。两腿夹住鸡身，扳开鸡嘴，提起酒壶，把剩的一杯多酒灌了下去。鸡放掉后，抖抖羽毛，继续吃食，只是

酒性发作，叫食不准，不象中毒。俊生又把剩菜倒在地上给狗吃。那狗闻着香喷喷的鳊鱼，几下就吃个净光。半刻工夫，狗就躺在地上滚了起来，七窍流血而死。俊生向秦氏说道：“婶母，这菜内下毒是无疑的了。但不知药是何人所下，要害我兄弟一死？”说着伤心地拈起泪来。李秋英开始伤心痛哭。听了俊生之语，看到狗被毒死，吓得出了一身冷汗。当听到俊生说不知药是何人所下时，一想家中只有我夫妻二人，夫被毒死我焉能脱掉干系。正在想着，只见她婆母瞪着两眼，面带怒容，手指着媳妇脸上说道：“李秋英，小贱人，你为何要在菜内下药，害死我儿？”秋英一听她婆母认定是她下的毒药：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地上，眼含热泪说道：“婆母呀，婆母，孩儿自到你家，一言一行，所作所为，婆母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中；我从不出去三门四户，更没有串邻投亲；杭州近在咫尺，儿没去过一次，西湖就在门前儿，没去观过一回。再说我与你儿子从来没红过脸，磨过牙。我怎能做出此事。”秦氏听她讲的在理，说的是实，气消了一点：“那你说他是怎样死的呢？”秋英说道：“今日婆母被堂兄接去，我正在家中等他，日近中午，他提着一条黄鳊归来，只说是堂兄送给他的。”“不错，是我送给他的。”俊生连忙接过秋英的话说：“因我买了两条黄鳊，本想叫兄弟到我家去吃，他执意不去，我只得送给他一条。另一条我带回家去，烧成菜是我母亲同婶母吃的。婶母，我送黄鳊有何错呢？这同是黄鳊，怎么我兄弟吃了就中毒死去？”

秦氏问秋英道：“你是怎么做的？”秋英说：“婆母，咱家吃黄鳝并非一次，儿媳做黄鳝也非一回，哪知他吃了之后……”秋英说着话阻咽喉，泪遮双眼。俊生向秦氏说道：“婶母，你家之事，侄儿不便多言，只是还有一事，侄儿不得不说。”“侄儿，我家就是你家，一笔难写两个张字。我这老年之人丢东忘西、想不到的地方，正须侄儿提醒。”“婶母，我兄弟与弟妹既是恩爱夫妻，单不知这一碗菜为何弟妹未吃，这不得不疑呀！”“是呀！秋英，你为何不吃？”秋英本想把自己怀孕呕吐之事向婆母说明，因俊生在面前，提起此事有点碍口。吱唔着说：“我，我不想吃。”这句话焉能使秦氏心服。“什么？不想吃，分明是你有意下毒，害死我儿！”一句话问得秋英张口结舌。秦氏接着说道：“俊生，为我写张状纸，呈报官府，为我儿申冤。”“婶母，这是你家之事……”“俊生侄儿，看在张字的份上，你要代我呈状申冤。我死在九泉之下也感你的大恩大德呀！”俊生再三推让！“婶母！这、这……”“俊生你再不肯，我就跪求了。”俊生忙拦住：“婶母，侄儿遵命就是。”俊生说着出门，写状奔府城去了。

家中婆媳二人，互不言语，同抱尸体痛哭起来。

张俊生写好状纸，赶到杭州府衙，日已偏西，老爷正在堂上理事，连忙把状纸递给都头，呈与老爷。老爷接到状纸细看起来。

这位府台老爷姓王名敦，是王安石宰相的得意门生。他办理民事不辞劳苦。那真是早起接状早起问，中午明冤

中午盘，半夜子时接了状，灯笼火把照堂前。一心想除恶扬善，治理地方，落个清官的美名，所以日已偏西还在堂上理事。看罢状文，喊道：“来人，传告状人上堂，”“是！”衙役应了一声，把张俊生带到堂上。张俊生连忙施礼，跪在堂下：“拜见大人！”王敦一看堂下跪的是位年近五十的男子。（开始不是说他三十左右吗？这时怎么年近五十呢！因为那时俊秀四岁，这时俊秀二十了。）大人看状上写的是秦氏状告儿媳李秋英菜内下药毒死丈夫。问道：“你叫何名？”“张俊生。”“与秦氏怎样称呼？”“她是我的婶母。因年老体弱命我代他呈状。”“好！堂下等候！”“是。”张俊生答应一声，走下堂去。王大人吩咐：“来呀！打道张家庄。”“是”。衙役应了一声，传禀下去，只见三班衙役，作作都头，押司孔目，前呼后拥，张俊生头前带路，王大人坐着八抬大轿直奔张家庄而来。这位王大人办事真是雷厉风行，因是人命关天，他要亲自到现场检验尸首。进了张家庄，来到秦氏家中，这时秦氏已哭得涕泪满脸，秋英也哭得声哑气短。婆媳二人一看来这么多人，吓得止住哭声，呆呆怔怔站在一旁。王大人察看了现场，作作验明尸首，孔目作了记录。衙役搬过桌椅，大人落座问秦氏道：“是你状告儿媳吗？”“是。”“你儿媳平时待你如何？他们夫妻平时可有口角？”“老爷！这，我都没说的。只是黄鳝是她做的，我儿吃后死亡，她又没吃，更没有第三人在场。不是她害死的，是谁呢！”“嗯。李秋英，你有什么话说。”李秋英“扑通”一声跪下

磕头：“老爷为我作主，老爷为我作主。”就再也说不出别的话了。此时此刻她怎么说，又说什么呢？“秦氏，你侄儿张俊生待你如何？”“老爷，我侄儿可是个好人哪！你方圆左右打听，谁不夸他，施药治病，救困扶危。我儿子四岁时我死了丈夫，不是俊生，我们孤儿寡母那能活到今日。老爷你要为我儿申冤哪！”大人道：“且站一旁！”秦氏，秋英都站了起来。大人说道：“秦氏，张俊生在家听传候审。带李秋英回衙！”“是。”都头把铁链套在秋英脖子上，衙役护住大人上了轿，直奔杭州城去了。

一口白茬棺材盛了俊秀尸首，埋在荒郊！俊生安慰秦氏一番也转回家去。秦氏孤单一人守在家中，这长吁短叹，泪流不止。

且说王大人回到府中，连夜升堂审问，灯笼火把照得府堂亮如白昼，三班衙役站立两旁如狼似虎，锁链板子摆在堂下，令人毛骨悚然。“来！带李秋英！”“哦——带李秋英！”一声堂威把李秋英摔在堂下。这位王大人为什么单审李秋英呢？一来案情发生没有别人在场，二来李秋英没有提出申辨理由，三来秋英年轻貌美，不得不疑。对俊生王敦也有所考虑，但观他外貌文雅，忠厚老实，不象行凶之輩。再说秦氏又对他感激不尽，其次回府途中差人暗访，都说俊生待人厚道，所以把秋英当成主犯审问。秋英被摔在堂下，昏了过去，半天缓过气来，睁眼一看，自己倒在堂下，项带锁链，衙役站立两旁，老爷坐在堂上，

连忙支起身子跪在堂下：“老爷为我申冤！”“去刑。”“是。”衙役扯去锁链。“李秋英，你为何在菜内下毒！”“我没下。”“你丈夫回家以后，到死亡之前，可有人到你家去过？”“没有。”“做的菜你为何不吃？”秋英听老爷问起此着，心想当时没向婆母说明，这时不能不说了：“我心翻呕吐，不想吃。”王大人若是细心之人，对此应有新悟。因他看秋英一问三不知，早已生气，把惊堂木一拍：“一派胡言！分明是巧言强辩。你的言语，三岁孩童也瞒不过，还敢欺骗老爷不成！”“大老爷！民女实在冤枉。”“‘冤枉’分明是菜内下药，毒死亲夫，另求新欢。还不快快招来！”“青天大老爷，我实在冤枉呀！”秋英磕头，震地欲裂。王大人认为她抗供不招，焉能容她：“来呀！上刑！”四个衙役一齐动手，只见秋英满手是血，十指连心哪！“哎呀”一声昏了过去。“启禀老爷，女子背过气了”“凉水击顶。”“是。”松了刑具，一盆凉水对秋英头上泼去，秋英倒在地下，凉水一击又缓过气来。秋英暗想我再抗刑不招，毒刑难挨，刑下丧命难保胎儿；招了口供，实在冤枉，这位大人认定是我，我的苦还向谁诉，我的冤枉还向谁申！“快招！”“可是你菜内下毒害死亲夫？”“是。”秋英含着泪答。“用的何药？”“不知”“嗯。妇道人家不知药名也是有的。奸夫是谁？”“没有。”王大人想，女子体弱，若再用重刑、杖下丧命，我也担着干系，不如下堂再审，想到这里说道：“不怕你不招。划供！”衙役把供词送到秋英面前，秋英只得双手颤抖划了一笔。大人道：“打入

死囚牢内。”衙役给秋英带上木枷押下堂去。王大人接过供词看了一遍，点头自慰，认为自己料事如神，审案有方。听听樵楼已打五更，雄鸡高唱，东方已亮。大人正要退堂，只见衙役禀道：“上差传递公文已到衙外。”“请”。衙役传了下去，大人下堂亲迎上差进衙。接过公文展开一看，原是王宰相举荐，升他为安抚使之职。令即刻上任。王敦看后，心中大喜，送走上差，封存宗卷，留下家眷，上任去了。撇下了李秋英监牢受苦。

王大人走后，接任之官是苏东坡。苏东坡也是王安石的门生，常与丞相談诗论词，来往甚密。一日丞相不在，他见丞相书房案上有一未完成的诗稿。刚好写了两句，写的是：“西风昨夜过园林，吹落黄花满地金”。东坡想西风就是秋风，黄花指的是菊花。暗想菊花耐寒，叶枯花不落，老师怎能这样写呢？也是他一时自作聪明提笔接了两句：“秋花不比春花落，说于诗人仔细吟。”东坡写好后等了半天不见宰相回来，告别书童回去。王安石回来一看诗笺被人动了，又是东坡的笔迹，一问书童果然不错。第二天就把苏东坡放到黄州作官去了。苏东坡到了黄州一看，果然秋风能吹落菊花。这时才想起他续的诗句，连忙给宰相写了一封信。王安石看苏东坡言语恳切，就调任他到杭州为官。苏东坡经过这次教育，处理案情就细致谨慎多了。

东坡虽是首府父母官，仍不失文人风貌，先轻装便服，深入民间访风问俗，又观赏西湖景色，吟诗作对。半月之

后他才骑着毛驴直奔府堂。值班的拦住盘问，他才亮出金印，说明身份。衙内上下人等都来拜见，问大人有何吩咐。东坡道：“各理常事，放告牌挂出，有状立即呈上，及时审理。”众人听后施礼下堂。东坡自到任之后日理民间诉讼，夜察上任封存宗卷。察来察去察出李秋英一案。这是一未结之案，虽有口供，一未供出奸夫姓名，二未供出毒药来历。又一想这是王敦亲审的供词，他现在是自己的上司，要是翻他审理的案，怕有不便。又一想，民为重，君为轻，何况是一“安抚使”。若是这样官官相护下去，怎能为民雪冤，怎能配称民之父母，怎配受皇家俸禄。忙吩咐道：“来！二堂提审李秋英。”书童传报下去，东坡即刻整装升堂。二堂比不得大堂，不是那样威严逼人。当时衙役把李秋英带上堂来，东坡命去掉刑具。秋英跪在下面等候严词审问、重刑拷打。东坡细看秋英面容，善良软弱，并非风流之辈。低声说道：“秋英，你这个供状是假的。你能骗过上任老爷，可骗不了我！”秋英一听此言，打了寒战，抬头一看，这位大人，年过五旬，紫堂脸，满缕墨髻，鼻直口方，二目有神，言语和善。忙应道：“老爷，供词是实，不敢欺官！”“好，既然没有欺骗官府，你为何做出菜来自己不吃，叫你丈夫独用？”“因我心翻呕吐。”东坡听后，观看秋英片刻，问道：“你们成亲几时？”“半年有余。”东坡听到此处走下堂来，用薄纱裹住自己右手，抓住秋英右手诊断起来。切脉片刻又换了左手，点首自语：“明白了。”放下秋英左手，坐到公

案之后说道：“秋英呀！你现在已怀孕三月，你这又是未结之案，你不向我说出实情，我怎样为你申冤。”东坡一句话打动秋英心田，跪爬几步，眼含热泪，把已往之事源源本本诉说一遍。东坡听后，吩咐禁婆对秋英免去刑具，照料保养。所有费用从自己俸禄中拨给。对外传扬秋英病重，不准探望，禁婆点头称是，按吩咐办理。

东坡退堂之后，连夜察看药书经典，发现有“望月鳝”之名。此物罕见，毒性难防，由“望月鳝”他想到张俊生是当地名医，不得不疑。“嗯！我要从此入手。”吩咐书童：“命家院扮作苏州客商，用高价收买黄鳝，暗暗送进府衙。”书童吩咐下去，家院遵命办理，三日之内，收黄鳝七八万条。东坡令人分放在数个缸内，在月光下细观动静。一日、两日、三日，不见有“望月鳝”。到第四日，天气晴和，月朗星稀，东坡又仔细观察，忽然发现在数千条黄鳝之中，有一条身子伸出半尺以上，昂首静观月色。东坡一看如获至宝，伸手一抓，这条黄鳝缩到鳝群里了。东坡想：看来此缸内有“望月鳝”是无疑的了。只要你望月，我就不难把你捉住。东坡又继续观察等候。片刻工夫，那条望月鳝又把头伸出水面望月，东坡正要去抓，背后一人拍着他的肩膀说道：“你真是好情趣呀！”东坡回头一看，正是安抚使王敦。王大人怎么深夜到此呢？王敦回杭州来接家眷，白天就到了，他虽然官职比苏东坡高了一级，因都是王安石的门生，又是同科生员，在京时就有来往，是老相识事。东坡见王敦

来到，当日设酒相待。两人都没提起李秋英案情之事。为什么呢？王敦想，头一天到此，自己比他高一级，本是来接家眷，不是为李秋英案情而来。此案有宗卷可查，结案之后，应有府衙行文上报，所以没提。苏东坡想：王大人一路辛劳，这件事尚没查出眉目，还是查清之后再说。饮酒之后，王敦就在苏东坡书房安歇。更深半夜，王敦看苏东坡在庭院中，围着几十只缸转游，走走停停，看看走走。王敦想：苏东坡看什么呢？嗯！大概是缸内养的金鱼。文人骚士都有怪癖，触物生情，赏花观月，咬文嚼字，吟诗联对。又一想，不对呀！那有月夜观金鱼的呢？又看苏东坡弓着身子，象是从缸内抓什么。象是没有抓到，又静观起来。他暗想：苏东坡呀，苏东坡！你夜里不阅宗卷，不理讼词，长此下去怎么得了。念起你我情谊，又是你的上级，不得不向你提醒。他这才走出书房，向缸内瞟了一眼，见全是黄鳝，认为更有必要向苏东坡指明。苏东坡正在专心察看，不知王敦走近。听到王敦发问，忙应道：“年兄，我哪有闲情雅趣，不过想从中看个究竟。”王敦说：“唉！从黄鳝中还能找出诗词文章？”“虽然找不出诗词文章，能为我理出案情。”王敦笑道：“我只听说黄鳝能预知阴晴，还没听到能理案情。既然这样，我离开杭州之时，遗下李秋英一案，尚未了结，你何不用黄鳝了结此案。”东坡笑道：“王大人，观赏黄鳝正是为了了结此案。”王敦正言道：“年兄，此案宗卷你看过了？”“看过了。还二次提审了李秋英。”“你